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三

明 史官陳仁錫閱評

起戊辰梁武帝太清二年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東魏孝靜帝武定六年○盡甲戌梁元帝承聖三年魏恭帝元年
比七年
齊文宣帝天保五年

戊辰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
春正月東魏慕容紹

宗擊侯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梁以為南豫州

八百餘處
不思撲滅
而反假以
權天固不
可逃乎

牧

說語人情
使人不得
不從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勳如舊。」景士卒不樂南渡，遂大潰。景與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胡氏曰：紹宗之才，誠足以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子，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至唐太宗，遂亦用此。委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輕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

辨

劉神茂以私憤賣壽陽

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與勣，皆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李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邪。○景既敗，不知所適。梁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監州耳，王若至，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遂行。夜至城下，韋黯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為朝廷所重，君所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三 南北朝梁兩魏戊辰年 二 正編

露議甚正
帝竟弗克
自持信乎
能守之難

質

侯景叛逆
之情昭然
海內而梁
武不悟從
自及也宜
哉

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受命守
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
間外之略，若魏追兵至，河南見殺，君豈得獨
存，縱存，亦何顏以見朝廷邪？黯乃開門納景。
景遣其將分守四門，梁朝聞景敗，咸以爲憂。
詹事何敬容言於太子曰：得景遂死，深爲朝
廷之福。太子失色，問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
終當亂國。景以敗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爲
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
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凶狡之才，荷
高歡、卯翼之遇，歡墳未乾，卽還反噬之，力不
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
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
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

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

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

臣乎。梁主不能用介。思話之孫也。

集覽

軒輕後漢

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

臣所恥也。顏師古曰言為人無所輕重不以

三公易其介。此孟子文注。介大也。執弘大之

志。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易豫卦介于

石。伊川傳曰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

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閩外之略

注見普通六年與國注。見周赧王五十二

年脫屣履不躡跟曰屣。脫之者言易棄也。

質

實 淮水名。注見漢後主延興二年馬頭戍未

詳處所。唯滁州來安縣北七十里。有馬頭

正編 南北朝梁兩魏戊辰年

山未知是否壽陽郡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
元年河南王按梁太清元年侯景以河南地
來降封爲河南王南豫州注見漢冲帝
永嘉元年歷陽蕭介南蘭陵人蒨之子

書法

書據何病梁也景說黯得入卽遣其
將分守四門則非委身歸義明矣方

且以爲南豫州牧甚矣哉
梁主之蔽也故書據病之

發明

景旣委身歸梁謂宜恪守臣節聽命
梁朝可也今乃不然故綱目上書景

衆潰走下書襲據壽春以見其逆節不臣
已萌於此使蕭氏而有謀焉自當舉兵誅
之否則亟命邊將嚴飭守備以制其豕突
之患縱使跳梁不過侵軼疆場其於宗社

大計未遽失也。天奪其魄，梁主不悟。又從而封爵之，借寇兵，資盜糧。傅虎以翼自取，覆亡哀哉！然則南豫州之命書之於冊，豈不足見梁主之謬乎？

二月東魏求成于梁

侯景亡梁
七

懸瓠羊思
仁所棄項
城羊思達
所棄

傅岐知幾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闔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高澄待之甚厚，侯景既敗，羊鴉仁亦還。義陽東魏遂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高澄數遣書求好於梁，梁未之許。澄謂淵明曰：「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遣人奉啓還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為便，司農卿傅岐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

梁主始輕
於納景終
輕於棄景
總爲利心
所蔽偏聽
朱异故也

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
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
服。乃啓梁主曰。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求
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
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於异。餉金三百兩。
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
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
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
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爲鄴
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將許之。傅岐曰。侯
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
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
耳。梁主從之。復書曰。貞陽且至。侯景夕返。景
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

曰今生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集覽

閫闔門閫闔本天門名天子之闕以象天

門故名閫闔也楚辭叫帝闔使開關兮倚閫闔而望予又司馬相如賦排閫闔而入帝宮義陽郡屬荊州今信陽州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注義陽在南陽平氏縣項城縣名屬陳州忌賈在翟惡會居秦忌畏也惡憎也翟秦春秋二國名賈謂賈季即狐射姑也會謂士會卽隨會也又曰隨季二人皆晉中軍將左傳文六年賈季奔翟七年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難日至矣若之何

質實

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統志

云義陽古地名本周申伯所封之地秦置義陽縣屬南陽郡漢初因之後改爲平氏縣地三國魏復改爲義陽縣及置義陽郡劉宋改爲永安郡南齊置司州梁曰北司州後魏改郢州後周改申州隋改義州尋復爲義陽郡唐初爲申州後仍曰義陽郡宋改義陽軍又改信陽軍屬鄧州元改信陽州本朝因之改屬汝寧府懸瓠城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項城古項子國漢置項縣屬河南郡晉屬陳國復屬梁國東魏置北揚州及秣陵縣北齊信州後周陳州皆治此隋始改爲項城縣屬陳州宋屬淮寧府金仍屬陳州元初省

入商水縣後復置 本朝因之改屬
開封府 貞陽蕭淵明封貞陽侯故云

書法 求成何卑辭也此高澄詭計侯
景所以決反者也故謹書之

發明 梁納其叛臣侵其境土彼方忿梁不
義興師問罪之不暇何事反乃求成

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間矣梁臣傅岐輩
非不發其奸謀而梁主曾不之悟遂墮其
計中可謂至愚極謬之甚者書曰東魏
求成于梁無故而求書法之意可見矣

三月梁交州司馬陳霸先討李賁平之

屈獠洞斬李賁賁兄天寶收餘兵圍愛州交
州司馬陳霸先帥眾討平之詔以霸先為西

江督護高要太守
督七郡諸軍事

集覽

高要漢武時置蒼梧郡高要縣隸焉梁置

郡隋置端州宋陞

質實

愛州未詳沿革唯安

肇慶府治高要

南國有愛州屬清化

府未知是否交州注見唐宣宗太中二年安

南陳霸先吳興長城人一統志云高要古地

名春秋時為百粵地秦為南海郡地漢武帝

平南粵為蒼梧合浦二郡地三國吳及晉屬

蒼梧郡劉宋置綏建郡治四會縣梁置高要

郡治高要縣隋平陳廢綏建郡入四會縣又

廢高要郡置端州大業初改信安郡唐復改

端州又於四會縣置南綏州屬嶺南道貞觀

中改為滇州尋廢天寶初改端州為高要郡

乾元初復為端州宋置興慶軍節度重和初

陞州爲肇慶府仍改軍曰肇慶隸廣南東路
元至元中始以置肇慶路隸廣西尋復隸廣東
本朝改路爲府
仍屬廣東治也

發明

一李十賁而四書于冊首尾凡歷八載
始克克平殄梁之軍政如此他有大敵

其何以
禦之乎

夏四月東魏遣兵圍魏潁川

東魏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將步騎十
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
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
門出戰岳兵敗走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

兵

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質實

潁川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

昌

五月魏以宇文泰為太師○梁遣散騎常侍徐

陵如魏

質實

徐陵東海鄉人摛之子

復修好也

秋七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東魏罷南

郊道壇

高澄以道士多為濫故罷之

書法

嘗書立天師道場矣於是而有罷道壇之書道士多濫故也終綱目道教

之黜四東魏罷南郊道壇一也是年齊以道士為沙門二也丁亥年周廢佛道二教三也甲午年唐沙汰僧道四也武德九年周廢二教纔七年而書復唐汰僧道不一二月而書復皆兼佛教故其復易也至魏罷道壇齊以道士為沙門則遂無聞焉道佛皆異端也以此觀之佛之惑人又甚於道矣

八月東魏遣兵略地江淮取二十三州

考誤

取

侯景亡梁
八

十三州當作取
梁二十三州

○梁侯景反壽陽梁主遣邵陵

王綸督諸軍討之

徵求皆與
門第獨斷

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梁皆與之景請娶
 於王謝梁主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
 下訪之景志恨表疏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
 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
 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懼逃
 歸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
 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遣
 徐思玉致牋曰天子年尊茲臣亂國大王屬
 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
 大喜報之曰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

景已揣知
正德意而
梁終不知
梁之所以
亡也